



中国艺术学文库 · 博导文丛

LIBRARY OF CHINA ARTS · SERIES OF DOCTORAL SUPERVISORS

总主编 仲呈祥

中国舞蹈生态学研究

资华筠 著

LIBRARY OF CHINA ARTS
SERIES OF DOCTORAL SUPERVISORS

RESEARCH OF CHOREOECOLOGY
IN CHINA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FLAPress.CN



中国艺术学文库·博导文丛

LIBRARY OF CHINA ARTS · SERIES OF DOCTORAL SUPERVISORS

总主编 仲呈祥

502
62

中国舞蹈生态学研究

资华筠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舞蹈生态学研究 / 资华筠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6

(中国艺术学文库·博导文丛)

ISBN 978-7-5190-0075-2

I . ①中… II . ①资… III . ①舞蹈 - 生态学 - 研究 - 中国

IV . ①J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6062 号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资助项目

中国文联文艺出版精品工程项目

中国舞蹈生态学研究

著 者: 资华筠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奚耀华

复 审 人: 曹艺凡

责 任 编 辑: 邓友女 王海腾

责 任 校 对: 傅泉泽

封 面 设 计: 马庆晓

责 任 印 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85923069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85923000 (总编室), 010-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plus.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wanght@clapnet.cn

印 刷: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

装 订: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190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0075-2

定 价: 36.00 元

《中国艺术学文库》编辑委员会

顾 问
(按姓氏笔画)

于润洋 王文章 叶 朗

邬书林 张道一 靳尚谊

总主编

仲呈祥

中国艺术研究院卷主编

吕品田 李心峰

《中国艺术学文库》总序

仲呈祥

在艺术教育的实践领域有着诸如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舞蹈学院等单科专业院校，有着诸如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艺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吉林艺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等综合性艺术院校，有着诸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综合性大学。我称它们为高等艺术教育的“三支大军”。

而对于整个艺术学学科建设体系来说，除了上述“三支大军”外，尚有诸如《文艺研究》《艺术百家》等重要学术期刊，也有诸如中国文联出版社、中国电影出版社等重要专业出版社。如果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架设了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的“中军帐”，那么这些学术期刊和专业出版社就是这些艺术教育“三支大军”的“检阅台”，这些“检阅台”往往展示了我国艺术教育实践的最新的理论成果。

在“艺术学”由从属于“文学”的一级学科升格为我国第13个学科门类3周年之际，中国文联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朱庆同志到任伊始立下宏愿，拟出版一套既具有时代内涵又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艺术学文库，以此集我国高等艺术教育成果之大观。这一出版构想先是得到了文化部原副部长、现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同志和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副局长、现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邬书林同志的大力支持，继而邀请

我作为这套文库的总主编。编写这样一套由标志着我国当代较高审美思维水平的教授、博导、青年才俊等汇聚的文库，我本人及各分卷主编均深知责任重大，实有如履薄冰之感。原因有三：

一是因为此事意义深远。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其中重要一脉当为具有东方气派、民族风格的艺术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而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是中国艺术。从孔子、老子、庄子到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再到朱光潜、宗白华等，都留下了丰富、独特的中华美学遗产；从公元前人类“文明轴心”时期，到秦汉、魏晋、唐宋、明清，从《文心雕龙》到《诗品》再到各领风骚的《诗论》《乐论》《画论》《书论》《印说》等，都记载着一部为人类审美思维做出独特贡献的中国艺术史。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艺术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因此，我们出版这样一套文库，就是为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并密切联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以哲学精神为指引，以历史镜鉴为启迪，从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学科体系。艺术的方式把握世界是马克思深刻阐明的人类不可或缺的与经济的方式、政治的方式、历史的方式、哲学的方式、宗教的方式并列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因此艺术学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是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须。艺术学文库应运而生，实出必然。

二是因为丛书量大体周。就“量大”而言，我国艺术学门类下现拥有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五个“一级学科”博士生导师数百名，即使出版他们每人一本自己最为得意的学术论著，也称得上是中国出版界的一大盛事，更不要说是搜罗博导、教授全部著作而成煌煌“艺藏”了。就“体周”而言，我国艺术学门类下每一个一级学科下又有多个自设的二级学科。要横到边纵到底，覆盖这些全部学科而网成经纬，就个人目力之所及、学力之所逮，实是断难完成。幸好，我的尊敬的师长、中国艺术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

于润洋先生、张道一先生、靳尚谊先生、叶朗先生和王文章、邬书林同志等愿意担任此丛书学术顾问。有了他们的指导，只要尽心尽力，此套文库的质量定将有所跃升。

三是因为唯恐挂一漏万。上述“三支大军”各有优势，互补生辉。例如，专科艺术院校对某一艺术门类本体和规律的研究较为深入，为中国特色艺术学学科建设打好了坚实的基础；综合性艺术院校的优势在于打通了艺术门类下的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电影、设计等一级学科，且配备齐全，长于从艺术各个学科的相同处寻找普遍的规律；综合性大学的艺术教育依托于相对广阔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背景，擅长从哲学思维的层面，提出高屋建瓴的贯通于各个艺术门类的艺术学的一些普遍规律。要充分发挥“三支大军”的学术优势而博采众长，实施“多彩、平等、包容”亟须功夫，倘有挂一漏万，岂不惶恐？

权且充序。

（仲呈祥，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总编辑。）

代序 舞蹈生态学总论

一、舞蹈艺术与舞蹈科学

（一）舞蹈艺术

舞蹈，这门既古老又充满青春活力的艺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繁衍不息，流传至今。自远古起，与人的生命活动须臾难分的原始舞蹈，在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娱神、自娱、娱人、育人等功能演变，已发展成为具有独立审美特质和文化品格的艺术。

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较，舞蹈的显著特性是，它的表现和传播媒质不是外物，而是具有生命和感情的人自身，也就是说，舞蹈是以人的形体动作、姿态作为媒介的艺术。对于舞蹈这门艺术而言，人既是艺术的创造者，又是“物化了”的艺术创造品。所以，舞蹈是诸多艺术门类中表达人类感情最直接、最炽热、最激昂的一种，所谓“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正是上述舞蹈的这种特性，决定了这门基本上不依赖第二工具的艺术，与人类的关系格外亲密。在人类创造文化又被文化造就的历程中，它紧随着人类的进化而传衍、发展，并以特殊的形式，留下自己的印迹。

中国是幅员广大、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五千年的历史积淀了各种形态的社会文化，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望尘莫及，舞蹈（dance）就是其中极为光辉灿烂的一种。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有着得天独厚的舞蹈宝藏——五十六个民族创造了风格迥异、丰富多彩的舞蹈，吸引着我们去学习、研究和创造。

（二）舞蹈科学

为了探究舞蹈自身的发展规律，使其更好地适应社会选择，在现时的民众生活中更好地发挥作用，舞蹈科学应需而生。

近百年来，几代舞人的艺术积累、实践总结、勤奋探索和智慧结晶已经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但是舞蹈世界尚留有宏大的未知领域吸引我们去探索和认识。只是，科学的认识和解释舞蹈，必须有科学的方法。缺少科学方法的探索，有如在黑夜里探路，往往是歧路纷纭，举步维艰。

当代自然与人文科学发展的趋势激发我们知难而进，用科学的方法探索舞蹈的未知世界，为舞蹈学科的科学化建设，做出自己的努力。

舞蹈科学的任务是对舞蹈艺术形象进行描述、评判，对纷繁复杂的舞蹈现象做出解释，对舞蹈发生发展的规律进行提炼总结，揭示舞蹈作为人体文化的本质，以期实现科学地论证舞蹈发展趋势，引导舞蹈健康发展的目的。

舞蹈科学属于以探索人的精神活动、社会行为与社会实践的规律性为目的的人文科学，它与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有密切的关系。在不断拓展、深化其研究领域的过程中，可以预见其与自然科学相交叉的前景。

二、舞蹈生态学

（一）舞蹈生态学是一门研究舞蹈及环境关系的学科

舞蹈生态学（Choreoecology）是以舞蹈为核心，以它与自然和社会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为研究对象的艺术科学。其研究内容决定了它是一门人文与自然科学相交叉的新兴学科。

本学科的研究路径，力争摆脱既往过分“依赖”其他学科的烙印，探索更切合于舞蹈本体特质的系统方法。在此过程中，试图突破微观性舞蹈研究存在的局限性，如具体作品评论、民族舞蹈分析、教学经验探讨或人物评述等，如果就舞蹈现象的局部分析而言，或许能得出一种（或几种）合情合理的解释，但日久天长，当我们试图跳出一个个具体问题，把众多

现象整合在一起，理出具有普遍规律性的头绪时，又会感到迷茫。往往是对一种现象的解释看上去言之有理，却难与另外的一些情况相吻合；而把许多个别问题的解释累积在一起，也不一定能顺理成章地形成系统认识。舞蹈艺术的发展呼唤舞蹈学科建设做出更积极的反应——通过对舞蹈的特性及其发展规律进行宏观、系统的考察、研究，建立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

（二）舞蹈生态学是对舞蹈艺术进行宏观与系统考察的学科

正是经历了舞蹈研究的诸多困惑，在深入求索舞蹈自身特性的思考中，在汲取、扬弃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我们从“舞蹈与人类”这个大主题中，选取通过宏观分析揭示其内在本质的具体课题。

从“艺术与人类”的关系这个角度来探讨艺术的本质与规律，是近年来各门艺术研究的共同路线，也是艺术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不过，因为舞蹈的存在方式、表现方式有着如前所述以“人”为媒质的特性，研究舞蹈与人类的关系，似乎更直接，有更特殊的意义，也更为迫切。无论是生物人、社会人——个体或群体，均离不开与其所处环境的相互作用与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获取到宏观地研究舞蹈本质的一把钥匙——开启舞蹈生态学的原理。

综上所述，舞蹈生态学是把舞蹈置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系统中进行宏观的、多维的综合考察，确定自然的或社会的诸多因素中哪些影响和制约了舞蹈，以及它们以何种方式、何种程度影响和制约着舞蹈的发生、发展及表现形式，以期通过这些探讨，对纷繁复杂的舞蹈现象进行解释，揭示舞蹈自身的规律。

（三）舞蹈生态学是对舞蹈进行共时与历时性综合考察的学科

在号称艺术之母的舞蹈中，不仅积淀了人类原始自然的特性，也贮存了人类进化的印记，人类作为舞蹈的创造者、体现者，必然把自己的创造与体现保留在舞蹈中，而人类作为舞蹈的观赏者，又必然把自己的审美意识刻写在舞蹈里，这二者之间的相互选择作用必然在人类自身的活动中表现出来。从行为学而论，舞蹈是人类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在舞蹈自身的发展中又反映出人类行为的演化与发展。

人类行为的演化与发展，和人类对于美的创造、体现和观赏都不是孤立的纯个体层次的现象。因为人类是在一定的环境中生存的，舞蹈作为人类的行为也是在一定的环境中产生、发展和传衍，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受到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在舞蹈中不仅有着人类自身发展留下的特殊印记，也必然存在着环境（社会的与自然的）所产生的烙印。因此，通过研讨“舞蹈与环境相互关系相互作用”这把钥匙，或许能逐步解开舞蹈世界的一些难解之谜，对舞蹈自身的发展规律求得较为科学的认识。

（四）舞蹈生态学是舞蹈学与生态学的交叉学科

生态学的形成仅有百年多的历史，但是，人类意识到环境对自身的制约却已十分久远，在几千年的农牧渔猎实践中，也早就注意到气候和地理条件是如何影响着收获的难易和大小，这其实都是生态现象。从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Aristotie，公元前384年—前322年），到我国的《齐民要术》（公元533年），都有对于人类改造自然过程中种种生态现象的论述。比较系统的观察与分析这个问题则始于16—17世纪。如法国的布丰（Buffon，1707年—1788年）德国的洪堡（Humboldt，1769年—1859年）。1859年，达尔文（Darwin. C. R, 1809年—1882年）发表了他的《物种起源》，其中表述了“自然选择”思想，说明物种的生存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环境的选择作用。就此而言，生物进化也是生态问题。十年后（1869年）德国的海克尔（Haeckel. E. H. P. A, 1834年—1919年）提出生态学一词，（德文生态okologie一词的前面部分来自希腊文oikos，意为“家”或“住所”，也即是生物所在的环境）至此，生态学成为了一门独立学科。

有了统一的生态学意识之后，早期的工作多集中于较易观察的植被。后来随着方法的进展，动物生态研究也增多起来。通过研究的深入，到20世纪中叶确立了“生态系统”的概念：一个地区的全部生物通过复杂的生态关系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称为生物群落，生物群落与自然环境交互作用，又进一步组成一个包括生物和环境两者在内的生态系统。到了这个时候才能说，生态学真正形成了——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

20世纪60年代起，生态学受到广泛的注意。这是由于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业污染日益严重，而森林滥伐、草原滥垦、鸟兽鱼滥捕，以及农田

水土流失等生物资源的破坏进一步加剧，这一切引起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普遍关注。大范围的生态调整，对生态系统的深入实验研究，以及与相邻学科的广泛交融，使生态科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多元的综合学科群。

统观生态学的各个分支，其基本对象都离不开某种核心物与环境的关系。正是在这个带有本质性的涵义上，我们借用了“生态”一词。尽管如此，我们所提出的舞蹈生态学（choreoecology），并非作为生态学派生出的一个新的分支，而是从近代生态学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受到诸般启示确立起舞蹈生态观念，并且带着这种自觉意识，注重于研究舞蹈发展、演进过程中的生态现象。

舞蹈生态学是把舞蹈这种人类行为作为研究的“核心物”，社会文化环境则是这个核心物的主导性生态环境，至于自然环境一般只起“外围”作用。舞蹈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常常是通过心理机制。凡此种种，大大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譬如，通常生物生态学家关心的是在环境影响下生物实体的生存或繁衍，而舞蹈生态学的研究要考虑到更多、更高层次的现象，并不仅限于舞者这一实体。

和生物地理学研究生物在地球上的分布区相类似，舞蹈生态学也着眼于舞蹈播布区（distribution range of dance）的考察和研究。一种舞蹈所以在某个地区（含地域和民族概念）流传、繁衍，必然与其环境的诸多自然、社会因子密不可分。多年来，广大舞蹈工作者对各地区现时存在的各类舞蹈的普查中，积累了大量可贵的资料，这些都与舞蹈生态学密切相关。和生物一样，舞种（choreospecies）的播布区有可能随时间的变迁而转移。某个环境中所固有的舞蹈形式可以传播到另一个环境中生根发芽和壮大起来。因而我们提出舞蹈生态学课题不仅仅要探讨共时的生态关系，还要进一步追索舞蹈传衍的线索，试图重建舞蹈源流进化谱系（genealogy of dance），这可称为一种“广义”的历时性生态学研究。

行为生物学强调在自然环境中观察动物行为，在原地进行实验，探索行为的动因、发育和适应功能，但动物行为纯属本能，主要靠遗传一代代传递。相比之下，舞蹈这种人类行为的发展与传衍，却有学习与创造，是靠文化一代代传递的，因此，舞蹈生态学更为关注的是人类舞蹈与社会文化环境间的交互作用。

科学地确立舞蹈生态的观念，是舞蹈生态学的重要任务，在这个过程

中，我们通常要把舞蹈生态与生物生态进行类比，以便吸取生物生态学的有益的经验，甚至可以移植它的某些术语。当然，在舞蹈与生物有着极大差别的前提下，我们在移植生物生态学的术语时，只取其中适用于舞蹈的合理内涵，有些甚至只取某些形式上的类似。因此，在舞蹈生态学中出现的移植术语，我们都要给予重新定义并说明其适用的条件和范围。移植术语的目的，仍着重在吸取生物生态学方法论的启示。例如，生物界中，最普遍的一种生态关系就是营养关系，由植物到食草动物到食肉动物，一级吃一级，构成一个食物链，也就是生态作用链。“链”这个术语将被我们移植，以说明舞蹈与环境因子在相互作用时递相影响的层次关系。再如，“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这个概念，我们也将吸取，主要表示舞蹈在各环境生态因子轴所界定的多维空间中所占的位置，或者说，表示舞蹈与诸多环境生态因子之间的总体关系。

此外，舞蹈生态学将研究生态环境的选择作用，并根据本课题的需要试图提取新的分类法。在环境选择这个问题上，生物种的生存与否取决于自然环境的选择作用，同样的，舞蹈的流传、发展也取决于环境的选择作用。生物学的三种不同的分类体系——形态分类、生态分类、进化分类——对于我们也不无启示。因为舞蹈分类也存在着同形、同功、同源三种不同层次的体系。实际上，这三种分类体系不应互斥。我们将从形态分类入手，联系环境来考察功能分类，而进化源流谱系的分类则要借助文献、考古等来追溯。形、功、源、域（播布区）相结合的多维舞种分类探讨，也是本学科的研究内容。

综上所述，合理地借鉴生态学中的某些术语、概念，并紧紧围绕着舞蹈这一核心物的自身特性来考察它与错综复杂的环境之间相互联系、作用的系统网络，至此，方能确立“舞蹈生态学”的科学概念和学科的研究范畴。

（五）舞蹈生态学要以对舞蹈形态的观察分析为先导

舞蹈是视觉艺术，传情达意以及完成某种功能，归根结底要通过人的形体运动来体现，并通过直观来感受和认识。因此，对舞蹈的实践，不论自觉或不自觉，都离不开对舞蹈形态（morphology of dance）的分析和判断。搜集舞蹈素材的采风，要注意选取代表某种舞蹈典型风格的动作；加

工、创作舞蹈节目，要根据内容和情感表达的需要精心设计舞蹈语汇（dance vocabulary）；传授舞蹈技艺，要讲究动作要领；评论舞蹈节目的优劣，首先以直观印象为据。这里所谓的“典型风格”、“舞蹈语汇”、“动作要领”以及直观印象，都离不开对舞蹈形态的感受、分析、认识和解释。

同样，在我们研究舞蹈与环境的多层次关系时，依然离不开对舞蹈形态的分析和认识。譬如我们可以说环境变迁导致了整个舞业的兴或衰，可以说某种环境促进了某个舞种的流传或消亡，可以说一定的环境塑造了某个杰出的舞蹈家，还可以说某种环境因素直接影响了具体的舞蹈动作。舞业（dance profession）、舞种、舞者（dancer）、舞动（dance movement），是关于舞蹈的不同层次、不同侧面的概念，与其相对应的环境因素也不尽相同。但是，不论在哪个层次上，环境对它们的影响，都必然在舞蹈形态上有所反映。所以我们可以说，环境对舞蹈选择的重要依据之一是舞蹈形态，环境对舞蹈的影响、制约最终也要通过舞蹈形态的变化体现出来。

就以舞业兴衰的整体性宏观考察为例，舞业兴衰多以社会上投入舞蹈的人力、资源来衡量，这似乎和舞蹈形态不直接发生关系。但舞业的兴衰消长，一般说来多取决于参与者——跳舞自娱的广大群众、娱人的专业舞员及辅助人员以及观众——的选择作用。这种选择作用，不可避免地要折射到舞蹈形态的变化上。

至于对于舞蹈功能、源流、播布区的考察，这更是和舞蹈形态分析交织在一起的，如源自古代人类取食、求偶、争战、祭神等活动的各种舞蹈，即可见于今日的遗存中，但它们多已丧失其原初功能而演化为民俗或娱乐内容。目前我们能看到的主要还是它们相对稳定的舞蹈形态。它的流传播布，也是靠舞蹈的外部形态的传递、交流来实现，这其中也反映出环境的选择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说舞蹈功能的演化、源流的轨迹、烙印和播布区的转移都通过舞蹈形态有所反映。此外，舞蹈作品的思想、内容及其表意、审美作用也要通过舞蹈形态体现出来。所谓物化了的舞蹈创造品，就是落实在通过人体运动体现出的舞蹈形态上。所以舞蹈生态学研究的第一步，应是对舞蹈形态的科学分析。目前对“舞蹈形态”的理解、解释存在多样性。但迄今为止，尚未建立旨在提取各种舞蹈形态“典型特征”的可操作性概念与方法。因此，我们必须填补这一空白，把它作为舞蹈生态

学研究的先导。

对舞蹈进行形态分析采取如下原则。

和其他复杂事物一样，舞蹈形态也有着自身的结构层次，对它的分析应依据研究的需要，选取不同的层次来进行。如前所述，舞蹈生态学中的形态分析，应注重环境选择作用的焦点所在。自娱性舞蹈只能在被众多的舞者“选择”时，才能流传开来，他娱性舞蹈也只有被广大观众“选择”时，才能在舞台上常演不衰。这种选择过程无疑是凭借舞蹈自身的审美、表意功能来完成的。

一般情况下，人们在选择舞蹈的过程中（无论参与或观赏），注重的是综合感受，但是要科学认识和解释这种选择作用，却必须对于构成舞蹈的物质媒介，进行定值、定型、定序的分析。与其他艺术相比较，由于舞蹈的物质媒介是人体形体运动，对舞蹈的审美、表意元素的分析，要比对无自觉意识的自然界的分析复杂得多。此外，舞蹈的物质媒介的特异性，又使其具有自美感受和娱人美感的差异性。譬如，画家与观画者同样用视觉来欣赏其绘画作品，演奏家、歌唱家同样都以听觉来欣赏自己的音乐作品，只有舞蹈，是用动觉来自娱而用视觉来娱人，这又进一步增加了舞蹈的审美、表意元素分析的复杂性。

从经验感受角度入手，人们对舞蹈发生兴趣，这是选择作用的基点，不外乎爱看或爱跳。所谓爱看或爱跳，主要凭借对于某种舞蹈的直观感受。对于这种激发选择作用的直观感受，如果只是一般的笼统印象，用文学词语来描绘如“粗犷”、“细腻”、“优美”等等，则研究无法深入，而如果微观到，例如说只注意单个肢体的角度变化的“元结构”上，那么，我们实际上是丢掉了那些真正起作用的直观性审美感受。因为这种审美感受是整体性的、不可分割的。

譬如，人们欣赏“荷花舞”的飘飘欲仙之感，会对其水上飘似的圆场步和腰肢摆动的婀娜多姿留有深刻印象；人们喜爱芭蕾舞的“白天鹅”，又对其柔软波动的双臂和轻巧的足尖碎步留有深刻印象；提起豪迈的俄罗斯舞，人们会想到那伸展的双臂和用力跺脚的踏步；此外维族舞蹈的颈部横移，蒙族舞蹈的肩部抖动和朝鲜族农乐舞中转动头部甩起头冠上面的长飘带，等等，这说明每种舞蹈自有其可辨认的特殊“形态标记”。如何探索个中的规律性，建立系统的舞蹈形态分析方法，正是舞蹈生态学所要解

决的。总之，当我们首先对舞蹈生态学的核心物——舞蹈进行形态分析，才能在此基础上归纳出不同的同形舞蹈类群。至于建立起前面提及的“多维舞种（multidimensional choreospecies）”的分类概念，也只有在舞蹈形态分析系统化基础上，归纳出同形舞目类群之后才能再结合生态考察和历史回溯等方法来进行。

三、舞蹈生态学的研究方法

（一）借助现代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舞蹈

舞蹈生态学是开创性课题，无现成的模式可循，因此研究路径的选择和方法的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交叉学科的性质决定了必须对自然科学的方法予以足够的关注与合理借鉴。首先是汲取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对舞蹈本体与外部环境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设法进行相对精确的测查、计量，再通过综合分析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这种认识应该具有科学标准并经得起实践检验，而不能是主观臆断的。

现代科研实践早已证明，在研究具体现象——不论是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时，进行孤立现象的分析研究，然后把一些分析研究的结果简单相加，企图从中引出整体性（holism）的结论，是很难达到探讨出对象的实质特点和明晰规律的预期目的。舞蹈是一门创造美的艺术，美感的体验是高度综合的，对它的分解、测查、计量，应力避简单化或企图从分体量化的简单相加中，直接归纳出更高层次的结论。如，对舞蹈的形体运动规律，可以进行物理或数学的分析，但却不能就此认为把艺术还原为数理化的精确描述就是“科学化”。至于研究舞蹈与环境的关系，则必须注意在分体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中来考察各种运动的活性结构。此外，美感和其他心理现象一样是人类一种主观感受，我们要对种种主观感受进行客观的科学研究，必须力避将主观与客观相割裂的绝对化倾向。总之，愈是意识到艺术本身的特质，愈能有效地借助自然科学方法，否则只会使双方黯然失色。

（二）遵循从事实出发、由表及里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舞蹈生态学研究方法的基点是把落脚点放在可操作、观测的经验事实上。当然，这并非排斥任何逻辑构想或合理假说的提出，但是结论只能在实证性考察之后才能确立。假说的肯定或否定，都将是有意义的成果。

对已知模型的运用或未知模型的寻找应该注意到其有条件性而非无条件性，是近似的而非精确的，因时因地而异，而非一成不变的。但它又是有据可查，有律可循的。不过，幻想用一个完美无缺的模式来解释千变万化的舞蹈现象是不切实际的。

（三）采取分解和综合相结合的操作方法

考察核心物与环境的关系时，对于核心物与环境都必须分析出可直接观测的因子。分解出的因子是否相互独立，其总和是否可概括总体效应，都必须一个个予以检验、解决。既要承认事物的可分解性，又要注重反映本质的综合分析。这一实验过程，将从局部开始，向纵深展开。

在总结概括观测到的经验事实或验证某种假说时，要力避含混笼统的泛泛描述，而应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灵活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定量（quati-fication）、定型（typing）、定序（ordination）的描述和解释。例如说明某种现象的出现（存在）以及出现是频繁还是稀少时可以用频数（绝对或相对）来表示。不能量化的现象可依其种种特性进行科学分类——定型。此外，还有些客观现象虽不能直接测度或归类、定序，但可以应用某一种模式将搜集到的资料化为某种数值，类似心理学上所说的量度化（scaling）。这种数值有时的确包括量的含义，有时只是分型或定序的依据。定量、定序、定型以及如何进行量化和分型，皆依研究对象——考察问题的性质而定。舞蹈自身及其与环境关系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在研究中必须注意精确性与模糊性相依伴、因果律与必然律交叉的思维方式。譬如我们可以说某个舞蹈很美、比较美、不美，但既不能给美标出严格的标度，又不能在其间划出严格的界域——级差。就是同一人每一次做同一动作，也含有细微差异，对于这种差异作精确的唯一性描述，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若是把舞蹈中的模糊现象做绝对精确性处理，会失去其蕴含的活力；但若不能从模糊现象中分析出中心现象，又会陷入一片混